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李太白集注卷

三十三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天祿

謄錄監生臣李德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集注卷三十

錢塘 王琦 撰

詩文拾遺共五十七首

雜言用投丹陽知己兼奉宣慰判官

唐時丹陽郡即潤州也屬

江南東道肅宗至德元載十一月以崔渙為江南

宣慰使所謂宣慰判官乃渙之僚屬也太白有上

崔相渙詩數首此詩

乃與其僚屬者歟

客從崑崙來遺我雙玉璞云是古之得道者西王母食

之餘食之可以凌太虛愛之頗謂絕今昔求識江淮人
猶乎比石如今雖在下和手缺文正憔悴了了知之亦何

益恭聞士有調相如始從鎬京還復欲鎬京去能上秦

王殿何時迴光一相盼欲投君保君年幸君持取無棄

捐無棄捐服之與君俱神仙

抱朴子王亦仙藥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王者壽如

王也又曰服元真者其命不極元真者王之別名也令
人身輕飛舉不但地仙而已不可用已成之器傷人無
益當得璞玉乃可用也此詩多有缺文訛字與下八
首蕭氏本皆不錄唯姑蘇終氏依宋本所刊者有之

南陵五松山別荀七

南陵五松山俱
見十二卷註

六即潁水荀何慙許郡賓

六即唐詩類苑作軒昂琦按
六字恐是草書君字之訛

相逢太史奏應是聚賢人玉隱且在石蘭枯還見春俄

成萬里別立德貴清真

後漢書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

異苑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聚太
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論衡美玉隱在石中左傳太

上有
立德

觀魚潭

觀魚碧潭上木落潭水清日暮紫鱗躍圓波處處生涼

烟浮竹盡秋月照沙明何必滄浪去茲焉可濯纓

左思
蜀都

賦鮮以紫鱗潘岳詩游魚動圓波
劉良註圓波謂魚動波起而圓也

自廣平乘醉走馬六十里至邯鄲登城樓覽古書

懷

廣平唐時郡名即洺州也隸河北道邯鄲縣名
初隸洺州代宗永泰中改隸磁州邯鄲音寒

單

醉騎白花駱

一作馬

西走邯鄲城揚鞭動柳色寫鞍春風

生入郭登高樓山川與雲平深宮翳綠草

一作雄都
半古塚

萬

事傷人情相如章華

當作臺

巔猛氣折秦嬴兩虎不可關

廉公終負荆提攜袴中兒杵臼及程嬰空孤獻

一作立
孤就

白刃必死耀丹誠平原三千客談笑盡豪英毛君能穎

脫二國且同盟皆為黃泉土使我涕縱橫磊磊石子崗

蕭蕭白楊聲諸賢

一作賢豪

沒此地碑版有殘銘太古共今

時由來互衰榮傷哉何足道感激仰空

一作虛

名趙俗愛

長劍丈儒少逢迎閒從博徒

一作陵

遊帳飲雪朝醒

一作中醒

歌酣易水動鼓震叢臺傾日落把燭歸凌晨向燕京方

陳五餌策一使胡塵清

毛萇詩傳白馬黑鬣曰駱吳均詩聊為路旁人寫韉長楸北韻

會韉馬韉也史記藺相如傳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藺相

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舍人相與諫相如曰公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獨畏廉將軍哉顧強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為刎頸之交索隱曰負荆者荆楚也可以為鞭其章臺見秦王事見十五卷註秦本紀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焉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趙世家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

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
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謂公孫杵臼曰
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二人謀取他人嬰兒
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曰誰能與我
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許之發師隨程嬰攻殺杵臼與孤
兒然趙氏真孤乃反在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
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
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具以實告景公與韓厥謀
立趙孤名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
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遂攻屠岸賈滅其族
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我非
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
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毛遂脫穎見十
六卷及二十六卷註說文磊衆石也太平寰宇記邯鄲
縣有石子岡隋圖經云歷陵城西十里有石子岡實山
也而高大有冢如硯子世謂之硯子冢是趙簡子冢古

詩驅車上東門遙望北郭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
諸賢另指當時賢豪死葬於石子岡者故下文以太古
今時雙承言之謝靈運詩碑版誰聞傳史記信陵君傳
公子聞趙有虞士毛公藏於博俠薛公藏於賣漿家公
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
徒步從此兩人游甚歡易水在燕地去邯鄲縣甚遠用之
此處恐誤元和郡縣志叢臺在磁州邯鄲縣城內東北
隅陶潛詩提劍出燕京漢書賈誼傳及欲試屬國施五
餌三表以係單于顏師古註賈誼書謂賜之盛服車乘
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
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于來降者
上以名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
也 駱音洛鞞苦貢
切空去聲磊音偶

月夜金陵懷古

蒼蒼金陵月空懸帝王州天文列宿在霸一作鼎業大江

流淶水絕馳道青松摧古丘臺傾鵲觀宮沒鳳皇樓

別殿悲清暑芳園罷樂游一聞歌王樹蕭瑟後庭秋一作

千古不勝愁

謝朓詩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三輔

黃圖馳道天子所行道也今之中道宋書大明五年初

立馳道自閭闔門至于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于元武

湖六朝事跡宋孝武帝作馳道自閭闔北出承明抵元

武湖十餘里為調馬之所也古丘謂六代時陵墓鵲

觀六朝所建宮室今不可考景定建康志案宮苑記鳳

凰樓在鳳臺山上宋元嘉中建有鳳凰集此為名晉書

太元二十一年春正月造清暑殿景定建康志清暑殿

在臺城內晉孝武帝建殿前重樓複道通華林園爽壇

奇麗天下無比雖暑月常有清風故以為名太平寰宇

記樂遊苑在覆舟山南北連山築臺觀苑內起正陽林光等殿六朝事跡樂游苑輿地志云在晉為樂園宋元嘉中以其地為北苑更造樓觀後改為樂遊苑宋孝武大明中造正陽林光殿于內侯景之亂焚毀畧盡陳天嘉六年更加修葺陳亡遂廢其地在覆舟山南去縣六里隋書陳頊明初後主作新歌詞甚哀怨令後宮美人習而歌之其辭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時人以歌讖此其不久兆也

金陵新亭

方輿勝覽新亭在建康府城南十五里江南通志新亭在江寧府城西南十五

里俯近江渚一名中興亭

金陵風景好豪士集新亭舉目山河異偏傷周顗情四

坐楚囚悲不憂社稷傾王公何慷慨千載仰雄名

晉書過江

人士每至暇日相邀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座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眾收淚而謝之顗音以

庭前晚開花

西王母桃種我家三千陽春始一花結實苦遲為人笑

攀折唧唧長咨嗟

漢武內傳七月七日王母至侍女以王盤盛仙桃七顆大如鴨卵形圓青

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帝曰欲種之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

宣城長史弟昭贈余琴溪中雙舞鶴詩以見志

琴溪

在寧國府涇縣
見十九卷註

令弟佐宣城贈余琴溪鶴謂言天涯雪忽向窓前落白
玉為毛衣黃金不肯博當風振六翮對舞臨山閣顧我
如有情長鳴似相託何當駕此物與爾騰寥廓
韻會博
貿易也
暖酒

熱暖將來賓鐵文暫時不動聚白雲撥却白雲見青天

撥頭裏許便乘仙

寶藏論賓鐵出波斯堅利可切金玉
琦按庭前晚開花及此首語尤凡

俗不類
太白

右九首見繆氏本

戲贈杜甫

飯顆山頭

據言作飯顆山前一作長樂坡前

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

借問別來

據言作因何一作新來

太瘦生總為從前

據言作祇為從來

作

詩苦

元和郡縣志長樂坡在京兆府萬年縣東北十三里卽滻川之西岸舊名滻阪隋文帝惡其阪名改

曰長樂坡雍錄通化門東七里長樂坡下臨滻水本名滻阪隋文帝惡其名音與反同故改阪為坡自其北可望長樂宮故名長樂坡也歐陽永叔曰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為語助如作廢生何似生之類是也

右一首見唐本事詩

唐本事詩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

梁陳已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
非我而誰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寄興深微五
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聲調能優哉
故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云云蓋譏其拘束也
此詩又見撫言唐詩紀
事云此詩載唐舊史

寒女吟

昔君布衣時與妾同辛苦一拜五官郎便索邯鄲女妾
欲辭君去君心便相許妾讀薜蘿書悲歌淚如雨憶昔
嫁君時曾無一夜樂不是妾無堪君家婦難作起來強
歌舞縱好君嫌惡下堂辭君去去後悔遮莫

按通典漢
時中郎將

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無員多至千人三署者五官左右也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年五十以上者屬五官五官中郎將比二千石五官中郎比六百石五官侍郎比四百石五官郎中比三百石鮑照詩洛陽少年郎鄭女古詩上山採薜蘿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練故人工織素織練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練來比素新人不如故遮莫但語儘教也見六卷註

會別離

結髮生別離相思復相保如何日已遠五變庭中草渺渺天海途悠悠漢江島但恐不出門出門無遠道道遠

行既難家貧衣復單嚴風吹雨雪晨起鼻何酸人生各
有志豈不懷所安分明天上日生死誓同歡

梁元帝纂要冬風曰

嚴風 文苑英華郭茂倩樂府俱作孟雲卿詩詩題文苑作離別曲樂府作生別離

右二首見才調集

初月

玉蟾離海上白露濕花時雲畔風生爪沙頭水浸眉樂

哉絃管客愁殺戰征兒因絕西園賞臨風一咏詩

曹子建詩

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
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

雨後望月

四郊陰靄散開戶半蟾生萬里舒霜合一條江練橫出

時山眼白高後海心明為惜如團扇長吟到五更

班婕妤好怨

歌行裁成合歡扇團圓似明月

對雨

卷簾聊舉目露濕草綿綿古岫披雲毳空庭織碎烟水

紅文苑英華註云疑作紋

愁不起風線重難牽盡日扶犁叟往來

江樹前

廣韻山有穴曰岫獸毛之絳細者為毳又曰毳細布也犁墾田器也岫音袖毳音脆

曉晴

野涼疎雨歇春色偏萋萋魚躍青池滿鶯吟綠樹低野
花妝面溼山草紐斜齊零落殘雲片風吹挂竹溪

望夫石

見二十四卷註

髣髴古容儀含愁帶曙輝露如今日淚苔似昔年衣有
恨同湘女無言類楚妃寂然芳靄內猶若待一作夫歸

楚辭章句堯以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
而不反道死于沅湘之中因為湘夫人左傳楚子滅息
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
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勿能死其又奚言

冬日歸舊山

未洗染塵纓歸來芳草平一條藤徑綠萬點雪峰晴地
冷葉先盡谷寒雲不行嫩篁侵舍密古樹倒江橫白天
離村吠蒼苔上壁生穿廚孤雉過臨屋舊猿鳴木落禽
巢在籬疎獸路成拂牀蒼一作山鼠走倒篋素魚驚洗硯
修良策敲松擬素貞此時重一去去合到三清素魚白魚也即

書篋中

囊魚

鄒衍谷

太平御覽劉向別錄曰方士傳言鄒衍在
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

吹律而溫氣至谷中生黍至今名黍谷焉一統志
黍谷山在順天府懷柔縣東四十里跨密雲縣界
亦名燕谷山劉向云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黍稷
鄒衍吹律以溫其氣故名山曰黍谷衍廟基猶存
燕谷無暖氣窮巖閉嚴陰鄒子一吹律能迴天地心

入清溪行山中

輕舟去何疾已到雲林境起坐魚鳥間動搖山水影巖

中響自合

文苑英華註
云疑作答

溪裏言彌靜無事令人幽停橈

向餘景

文苑英華一百六十六卷載李白入清溪行山
中凡二首其一即本集七卷中清溪清我心一

首其一乃此首也按崔顥集亦載
此首題云入若耶溪當是顥作也

日出東南隅行

日出東南隅行即樂府之陌上桑也一曰艷歌羅敷行古辭曰日出

東南隅照我

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

羅敷云云後人擬之或即以首句名篇

秦樓出佳麗正值朝日光陌頭能駐馬花處復添香

郭茂

倩樂府載此首

以為殷謀詩

代佳人寄翁參樞先輩

演繁露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為先輩國史補互相推

敬謂之

先輩

等閒經夏復經寒夢裏驚嗟豈暫安南國風光當世少

西陵演浪過江難周旋小字挑燈讀重疊遙山隔霧看

直是為君食不得書來莫說更加食

說文演長流也
舊註云此詩總目

及李集皆不載惟

英華諸本有之

送客歸吳

江村秋雨歇酒盡一帆飛路歷波濤去家唯坐臥歸島

花

一作桃

開灼灼汀柳細依依別後無餘事還應掃釣磯

詩國風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毛傳曰灼灼花之盛也廣
韻汀水際平沙也李善文選註韓詩曰昔我往矣楊柳

依依薛君曰
依依盛貌

送友生遊峽中

風靜楊柳垂看花又別離幾年同在此今日各驅馳峽

裏聞猿叫山頭見月時殷勤一杯酒珍重歲寒姿

此詩亦載

張籍
集中

送素明府任長江

唐書地理志劍南道遂州遂寧郡有長江縣

別離楊柳青樽酒表丹誠古道攜琴去深山見峽迎暖

風花遶樹秋雨草沿城自此長江內無因夜犬驚

晉書披露

丹誠不敢不盡後漢紀劉寵為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數老父年各八十餘居若耶山下去郡十里相率共往送寵曰他時吏發不去民間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吏

掃至民間狗不夜吠今
間當見棄故自力來送

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

詩題上一本多
賦得鶴三字

崢嶸丞相府清切鳳凰池
羨爾瑤臺鶴高棲瓊樹枝
歸飛晴日暖吟弄惠風吹
正有乘軒樂初當學舞時
珍禽在羅網微命苦猶絲
願託周周羽相銜漢水湄

魏書對九重之清切

望八襲之崢嶸鳳凰池見十一卷註瓊樹見二卷註王
筠詩優游清露點微穆惠風吹左傳銜懿公好鶴鶴有
乘軒者埤雅鶴生二年落子毛三年產伏七年飛薄雲
漢後七年學舞後七年應節周周銜羽見二卷註既以
鶴比司馬以珍禽自喻復以周周銜羽事作結似乎凌
雜恐有錯誤 滄浪詩話文苑英華有送史司馬赴崔

相公幕一首云云此或太白之逸詩也不然亦是盛唐人之作琦按末二聯或是太白在尋陽獄中之作所謂崔相公者即是崔渙似亦近之而岑參集中亦載此詩一云無名氏詩

戰城南

樂府漢鼓吹饒歌詳三卷註

戰地何昏昏戰士如羣蟻氣重日輪紅血染蓬蒿紫烏鳥銜人肉食悶飛不起昨日城上人今日城下鬼旗色

如羅星輦聲殊未已妾家夫與兒俱在輦聲裏

文苑英華一百

九十六卷太白去年戰桑乾源之後載此一首不錄作者姓名後人採太白遺詩兼入此作

胡無人行

樂府瑟調曲見三卷註

十萬羽林兒臨洮破郅支殺漆胡地骨降足漢營旗寒

關牛羊散兵休帳幕移空餘隴頭水嗚咽向人悲

羽林兒見

十八卷註唐時隴右道有臨洮郡即洮州也其地東北
二面並枕洮水故名漢書使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
校尉陳湯矯發戍已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
支單于斬其首傳詣京師隴頭歌隴頭流水嗚聲幽咽
文苑英華一百九十六卷太白嚴風吹霜海草凋之
後載此一首不錄作者姓名後人採入太白遺詩然考
陳陶集中亦載此作當是
陶詩 洮音叨郅音質

鞠歌行

樂府平調曲
見四卷註

麗莫似漢宮妃謙莫似黃家女黃女持謙齒髮高漢妃

恃麗天庭去人生容德不自保聖人安用推天道君不見蔡澤嵌枯詭怪之形狀大言直取秦丞相又不見田千秋才智不出人一朝富貴如有神二侯行事在方冊

泣麟老人終困厄夜光抱恨良嘆

一作撲

悲日月逝矣吾

何之

世說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

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為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于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尹文子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其妹美于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

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達名而得實矣。史記蔡澤燕人也。曷鼻巨肩。魁顏。蹇膝。學西入秦。秦昭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丞相。漢書車千秋本姓田氏。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武帝見而悅之。立拜千秋為大鴻臚。數月遂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持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孔叢子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獸焉。眾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腐身而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于人猶麟之于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文苑英華二百三卷太白王不自言如桃李之後載此
一首失錄作者姓名後人遂編入太白遺詩 歟音同
龔

右十七首見文苑英華

前十四首皆註太白姓名于
下後三首錄于太白詩之後

空白其下不書姓名後人以爲皆太白之作也編太
白遺詩者遂并及焉今因之附錄于此滄浪詩話文
苑英華有太白代寄翁參樞先輩七言律一首乃晚
唐之下者又有五言律三首其一送客歸吳其二送
友生游峽中其三送袁明府任長江集本皆無之其
家數正在大厯貞元間亦非太白之作又有五言兩後
望月一首對雨一首望夫石一首冬日歸舊山一首
皆晚唐之語又有秦樓出佳麗四句亦不類太白是
皆後人
假名也

題許宣平菴壁

我吟傳舍詩來訪真人居烟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

庭但蕭索倚柱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

太平廣記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唐睿宗景雲中隱于城陽山南塢結菴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色若四十許人行如奔馬時或負薪以賣擔常挂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騰騰拄之以歸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入白雲行翠微邇來三十餘年或拯人懸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人多訪之不見但覽菴壁題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玩明月閒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詠其詩有時行長安于驛路洛陽同華間傳舍是處題之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覽之吟

咏嗟嘆曰此仙詩也乃詰之于人得宣平之實白于是游及新安涉溪登山屢訪之不得乃題其菴壁曰云云是冬野火燎其菴莫知宣平踪跡百餘年後咸通七年郡人許明奴家有姬嘗逐伴入山採樵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姬曰汝許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宣平姬嘗聞已得仙矣曰汝歸為我語明奴言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可將出山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姬乃食桃甚美宣平遣姬隨樵人歸家言之明奴之族甚異之傳聞于郡人出續仙傳太平寰宇記城陽山在歙縣南環迴孔高為城郭之衿帶居郡之南故號為城陽山馬即許宣平得道之所亦為李白所尋不遇今山上有遺跡存漢書沛公至高陽傳舍顏師古註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後漢書光武乃柝邯鄲使者入傳舍章懷太子註傳舍客館也遼天鶴見二十一卷註

右一首見太平廣記

題峰頂寺

夜宿峰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侯鯖

錄曹阜為蘄州黃梅令縣有峰頂寺去城百餘里在南山羣峰間人跡所不到阜按田偶至其上梁間小榜流塵昏晦乃李白所題詩也其字亦豪放可愛詩云夜宿峰頂寺云云或曰王元之少登樓詩云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漁隱叢話西清詩話云蘄州黃梅縣峰頂寺在水中央環伏萬山人跡所罕到曹阜為令時因事登其上見梁間一粉板塵暗粉落拂滌視之乃謫仙詩云夜宿峰頂寺云云世傳楊大年幼時詩非也邵氏聞見後錄舒州峰頂寺有李太白題詩夜宿峰頂寺云云曾子山始見之不出于集中恐

少作耳太倉梯米集云聞道長庚曾入夢已應能作上樓詩註云唐人載李白在襁褓中其家攜之上樓問頗能作詩否即應聲作絕句一首所謂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神者是也又竹坡詩語世傳楊文公方離襁褓猶未能言一日家人攜以登樓忽自語如成人因戲問之今日上樓汝能作詩乎即應聲曰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怕驚天上人舊見古今詩話載此一事後又見一石刻乃李太白夜宿山寺所題字畫清勁而大且云布衣李白作豈好事者竊太白之詩以神文公之事歟仰亦太白之碑為偽耶

右一首見侯鯖錄等書

瀑布

斷巖如削爪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王

案赤文字落落不可讀攝衣凌青霄松風吹我足

二老
堂詩

話司空山在舒州太湖縣界初經重報寺過馬王河至
金輪院有僧木淨肉身塔及不受業蓮花池連理山茶
自塔院乃上山至本淨坐禪巖精巧天成中途斷崖絕
壑旁臨萬仞號牛背石宗室善修者言石如劍脊中起
側足覆身而過危險之甚度此步步皆佳上有一寺及
李太白讀書堂一峰王立有太白瀑布詩云斷巖如削
爪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潏川谷王案赤文字
落落不可讀攝衣凌青霄松風吹我足予兄子中守舒
日得此于宗室公霞今胡仔漁隱叢話載蔡條西清詩
話不言此山但云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畧云斷崖
如削爪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潏川谷王案
赤文字世眼不可讀攝身凌青霄松風吹我足又云舉袖
露條脫招我飯胡麻真烟雲中語也既誤以斷巖為斷
崖與第二句相重赤文作敕文落落作世眼攝衣作攝

身皆淺近與前句大相遠當塗太白集本原無此詩因
子中錄寄郎守遂刻于後然皆從蔡條誤本子中爭之
不從僅能改勅為赤而已唐詩紀事近世傳白詩云斷
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王案
赤文字落落不可讀攝衣凌清
雲松風拂我足又不同者數字

斷句

舉袖露條脫招我飯胡麻

太平廣記條跳似指環而大
唐詩紀事文宗問宰相臣古詩

云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物宰相臣未對上曰即今之晚
釧也真語言安妃有斷釧金跳脫是臂飾跳脫即條脫
也太平廣記劉晨阮肇入天台採藥有二女子邀還家
其饌有胡麻飯山羊脯按胡麻即今之芝麻也相傳張
騫自大宛得其種以歸以其出自胡中故
曰胡麻
唐詩紀事亦載此句舉袖作舉手

野禽啼杜宇山蝶舞莊周

杜宇杜鵑也見三卷註漁隱叢話法藏碎金云予記太白

有詩云野禽啼杜宇山蝶舞莊周後又見潘佑有感懷詩幽禽喚杜宇宿蝶夢莊周席地一尊酒思與元化浮但莫孤明月何必秉燭遊予謂才思暗合古今無殊不可怪也

右三首見漁隱叢話諸書

陽春曲

沈約作江南弄四曲其三曰陽春曲

茱萸生前徑含桃落小園春心自搖蕩百舌更多言

陸璣

草木疏茱萸一名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馬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古草可驚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婢雅櫻桃為木多陰其果先熟一名含桃許慎曰鶯之所含食故

曰含桃也。謂之鶯桃，則亦以鶯之所含食故。謂之鶯桃也。爾雅：翼、櫻桃、朱實、甘美。飛鳥所含，故又名含桃。爾雅謂之刺桃，其花在梅後。至果熟，則最先。本草：綱目：百舌處，處有之。居樹孔，窟穴中，狀如鸛，而小，身畧長，灰黑色，微有班點，喙亦尖黑。行則頭俯，好食蚯蚓。立春後鳴，轉不已。夏至後，則無聲。十月後，則藏蟄。月令：仲夏反舌無聲，即此。朱音。

浮苡音以一作苡

舍利佛

舍利見
七卷註

金繩界寶地珍木蔭瑤池雲間妙音奏天際法蠡吹

華法

經時娑婆世界即變清淨琉璃為地。寶樹莊嚴，黃金為繩，以界入道。又云：雨大法雨，吹大法螺。文獻通考：貝之為物，其大可容數升，蟲之大者也。南蠻之國取而吹之，所以節樂也。今之梵樂用之以和銅鈸。釋氏所謂法螺，赤土

國吹螺以迎隋使是也法義即
法螺也古螺字一作蠡通用

摩多樓子

從戎向邊北遠行辭密親借問陰山候還知塞上人

陸機

詩總轡登長路鳴咽辭密親陰山在北邊外見五卷註
陸機詩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劉良註候何望者

右三首見萬首唐人絕句

郭茂倩樂府詩集
三首俱作無名氏

春感

茫茫南與北道直事難諧榆莢錢生樹楊花玉糝街塵

縈游子面蝶弄美人釵却憶青山上雲門掩竹齋

彰明
逸事

太白遊成都賦春感詩云云益州刺史蘇頌見而奇之
春秋元命苞三月榆莢落
莢音劫穆桑感切報上聲

右一首見彰明逸事

殷十一贈栗岡硯

殷侯三玄士贈我栗岡硯灑染中山毫光映吳門練天

寒水不凍日用心不倦攜此臨墨池還如對君面

王羲之筆

經諸郡毫惟中山兔肥而毫長可用練熟絹也韓詩外
傳顏回望吳門馬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此用其字而
意則指吳中所出之絹素與原事無涉
九域志越州會稽縣有王右軍墨池

右一首見高似孫硯箋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集注
卷三十

三

普照寺

天台國清寺天下為四絕今到普照遊到來復何別枿

木白雲飛高僧頂殘雪門外一條溪幾回流歲月

咸淳
臨安

志淨明寺在富陽縣北五里舊名普照天福五年重建
治平二年改今額寺枕高山名曰舒壁山坳有龍潭
水橫流上有橋亭李翰林白詩天台國清寺天下為四
絕云云一統志國清寺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北十里
隋煬帝為智顗禪師建曇珠類要云齊州靈巖荊州王
東澗州樓霞台州國清世稱四絕本草拾遺枿木高大
葉如桑出南方
山中枿音楠

右一篇見咸淳臨安志

蘇東坡曰予舊在富陽見國
清院太白詩絕凡近即此篇

也漁隱叢話新安水西寺寺依山背下瞰長溪太白題詩斷句云檻外一條溪幾回流碎月今集中無之珂按漁隱所引即此篇末二句也蓋未觀全篇故訛以為題水西寺斷句耶

釣臺

磨盡石嶺墨尋陽釣赤魚靄峰尖似筆堪畫不堪書

方與

勝覽釣臺在徽州黟縣南十八里亦名尋陽臺相傳李白嘗釣於此有詩云磨盡石嶺墨云云太平寰宇記墨嶺山在黟縣南十八里嶺上石如墨色嶺有穴中有墨石軟膩土人取為墨色碧甚鮮明可以記文字方輿勝覽靄峰在黟縣南十五里孤峭如削九域志錦繡萬花谷一統志皆引靄峰尖似筆之句以為太白詩羅願新安郡志曰太白常稱金華五百灘之勝而思為新安之遊又嘗自回溪十六度至黃山陽泉之下川亭上山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集卷三十

三

川勝槩頗已寄于逸想其贈許宣平詩沈汾述以為傳當不虛也又荅山中人所謂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相傳以為入黔所作而俗又有石墨嶺與水西興唐寺詩語不類太白東坡嘗疑富陽國清彭澤與唐詩及姑熟十咏非太白所作而王平甫疑十咏出于李赤按南唐自有一翰林學士李白會子固以為十咏是此人所為然則此間墨嶺與唐詩豈亦此類耶

小桃源

黔縣小桃源煙霞百里間地多靈草木人尚古衣冠

方輿

勝覽樵賁谷在徽州黔縣北昔土人入山行七日至一穴豁然周三十里有十餘家云是秦人避入此地按邑圖有潛村至今有數十家同為一村或謂之小桃源李白詩黔縣小桃源云云錦繡萬花谷亦載此詩以為

太白作琦按此詩乃南唐許堅詩其
後尚有二韻非太白作也 影音衣

題寶圖山

圖音

樵夫與耕者出入畫屏中

方輿勝覽寶圖山在綿州彰明縣李白題寶圖山詩樵夫

與耕者出入畫屏中又送寶主簿詩願隨子明去煉火燒金升寶子明名圖隱此山故名琦按後二句已見集中之十二卷所謂子明者是陵陽子明以為寶圖之字殊不可信

右三則見方輿勝覽

贈江油尉

唐時江油縣隸劍南道之龍州應靈郡

嵐光深院裏傍砌水泠泠野燕巢官舍溪雲入缺一廳

日斜孤吏過簾捲亂峰青五色神仙尉焚香讀道經
右一首見楊升菴全蜀藝文志

清平樂令

翰林應制

禁庭春晝鶯羽披新繡百草巧求花下闌只賭珠璣
滿斗 日晚却理殘粧御前閑舞霓裳誰道腰肢窈

窕折旋消得君王

說文璣珠不圓也夢溪筆談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

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王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白樂天詩註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鄭
嶠津陽門詩註云葉法善嘗引上八月宮闈仙樂及
上歸但記其中遂于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

迷進婆羅門典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
序用敬述所進為其腔名霓裳羽衣曲諸說不同禮
記周還中規折還中矩折旋即
折還也旋還二字經史通用

其二

禁幃秋夜月探金窓罅

升菴詞品作
明月探窓罅

玉帳鴛鴦噴沉

詞品

麝時落銀燈香

女伴莫話孤眠六宮羅綺

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遊

詞品

教在誰邊

篤齋燕香
器也說文

地燭燼也

地

才野切斜上聲

右二首見絕妙詞選

歐陽炯花間集序曰在明皇
朝則有李太白應制清平樂

詞四首絕妙詞選曰唐呂鵬遇雲集載太白應制
詞四首以後二首無清逸氣韻疑非太白所作故
只存其二胡應麟筆叢曰太白清平樂蓋五
代人偽作因李有清平調故贗作此詞傳之

清平樂三首

烟深水濶音信無由達惟有碧天雲外月偏照懸懸
離別盡日感事傷懷愁眉似鎖難開夜夜長留半
被待君魂夢歸來

其二

鸞衾鳳褥夜夜常孤宿更被銀臺紅蠟燭學妾淚珠

相續 花貌些子時光拋人遠泛瀟湘歌枕悔聽寒
漏聲聲滴斷愁腸

其三

畫堂晨起來報雪花墜高捲簾櫳看佳瑞皓色遠迷
庭砌 盛氣光引爐烟素草寒生玉佩應是天仙狂
醉亂把白雲揉碎

簾櫳見十
一卷註

桂殿秋

仙女下董雙成漢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却從仙官去

萬戶千門惟月明

河漢女玉鍊顏雲軒往往在人

間九霄有路去無跡嫋嫋香風生佩環

漢武內傳王母來命侍女

董雙成吹雲和之笙黃庭經却減百邪玉鍊顏雲軒見三卷註

吳虎臣曰

此太白詞也有得于石刻而

無其腔劉無言倚其聲歌之音極清雅卽氏聞見後錄以此詞為李文饒迎神送神二曲予游秦尚有能

宛轉度之者或并為一曲謂李太白作許

彥周詩話亦作李衛公步虛詞

輯音瓶

連理枝

雪蓋宮樓閉羅幕昏金翠闌壓闌干香心澹薄梅梢

輕倚噴寶猊香燼麝烟濃馥紅綃翠被

猊音倪綃音宵

其二

淺畫雲垂幙點滴昭陽淚咫尺宸居君恩斷絕似遙

千里望水晶簾外竹枝寒守羊車未至

晉書武帝多內寵平吳之

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揮戶以鹽汁洒地而引帝車

幙音鬱

右六首見

御定全唐詩

漢東紫陽先生碑銘

嗚呼紫陽竟天其志以默化不昭然白日而升九天
乎或將潛賓皇王非世所測 缺十一字

挺列仙明拔之英姿明堂平白長耳廣顙揮手
振骨百關有聲殊毛秀采居然逸異 缺十字

而直達何龜鶴早世蟪蛄延秋元命乎遭
命乎予長息三日惜於變化之理 黃庭經明堂四達
法海源梁邱子註

眉頭一寸為明堂蟪蛄見五卷註論衡傳曰說命有
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遭命者行善得惡
非所冀望遭逢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禮記正義
按按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

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者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云陳子昂弟孜墓誌銘云豈其天絕喪族良國嗚呼其元命歟遭先生姓胡命歟東方朔荅客難東方先生喟然長息

氏缺六字

族也代業黃老門清儒素皆龍脫

世網鴻冥高雲但貴天爵何徵閭閻

史記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張晏

曰黃帝老子之書也晉書王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慕馬韻會閭閻史記明其等曰閭閻其功曰閭又有功曰閭有勞曰閭漢車千秋傳無伐閭功勞師古曰伐積功也閭經歷也今人以世家門戶為閭閻誤矣琦按人臣有功于國方得世祿閭閻之家猶言世祿之家耳又通鑑裴子野論曰降及季年專限閭閻胡三省註門在左曰閭在右曰閭則以世家門戶為閭閻更有由也

始八歲經仙城

山缺十一字

有清都紫微之遐想九

歲出家十二休糧二十遊衡山雲尋洞府水涉冥壑神

王缺八字

召為威儀及天下採經使因遇

諸真人受赤丹陽精石景水母故常吸飛根吞日魂密而修之缺六字

所居苦竹院置餐霞之樓手植

雙桂棲遲其下

列子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威儀道家職名如釋家維那之

類白玉蟾王降萬壽宮道院記唐有左右街威儀五代末周太祖因避諱改為道錄是威儀即今之道錄司也真誥日中五帝字曰日魂珠景昭韜綠映迴霞赤童元炎颺象凡十六字此是金闕聖君採服飛根之道昔受

之于太微天帝君一名赤丹金精石景水母玉胞之經
梁丘子黃庭內景經註上清紫文靈書有採飛根之法常
以日初出東向叩齒九通單陰呪日魂名日中五帝字
曰日魂珠景昭韜綠映迴霞赤童元炎鵬象呪呼此十
六字畢瞑目握固存日中五色流霞來繞一身于是日
光流霞俱入口中名曰日華飛根玉胞水母也詩國風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毛傳曰棲遲游息也
聞金陵之墟道始盛於三茅波乎

四許華陽

缺七字

陶隱居傳昇元子昇元子

傳體元體元傳貞一先生貞一先生傳天師李含光李

含光合契乎紫陽

真誥句曲山漢有三茅君來治其上時父老又轉名茅君之山三君往會各乘

一白鶴各集山之三處時人互有見者是以發於歌謠
乃復因鶴集之處分句曲山為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

三山馬總而言之盡是句曲之一山耳山生黃金漢靈
帝時詔敕郡縣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逮孫權時又遣
宿衛人採金常輸官兵帥百家遂屯居伏龍之地因改
為金陵之墟名也三茅者漢景帝中元間人長兄名盈
次弟名固又次弟名衷俱得仙道老君拜盈為司命真
君固為定錄真君衷為保生真君故號為三茅君四許
者許穆汝南平輿人官至護軍長史晉太和中入茅山
修道功成仙去為上清真人第三子王斧先於太和五
年在茅山尸解為上清仙官長子揆次子虎牙並亦得
道南史陶弘景丹陽秣陵人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上
表辭祿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
名金壇華陽之天周迴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
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
陶隱居人間書疏即以隱居代名舊唐書王遠知琅瑯
人少聰敏博綜羣書入茅山師事陶弘景傳其道法太
宗登極將加重位固請歸山貞觀九年謂弟子潘師正

曰吾見仙格以吾少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曰昇天
見署少室伯將行在即翌日沐浴如冠衣焚香而寢卒
年一百二十六歲調露二年追贈太中大夫諡曰昇真
先生天授二年改諡曰昇元先生潘師正趙州贊皇人
師事王遠知盡以道門隱訣及符籙授之高宗幸東都
因召見焉永淳元年卒時年九十八高宗追思不已贈
太中大夫賜諡曰體元先生司馬承禎字子微河內溫
人少好學薄於為吏遂為道士事潘師正傳其符籙及
辟穀導引服餌之術師正特賞異之卒時年八十九其
弟子表稱死之日有雙鶴遶壇及白雲從壇中湧出上
連於天而師容色如生元宗深嘆異之贈銀青光祿大
夫號貞一先生顏真卿元靜先生李君碑先生姓李諱
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姓弘以孝敬皇帝廟諱改焉提孩
則有殊異晬日獨取孝經如捧讀焉開元十七年從司
馬鍊師于王屋山傳授大法靈文金記一覽無遺綜數
古今該明奧旨元宗知先生徧得子微之道乃詔先生

居王屋山陽臺觀以繼之歲餘請歸茅山纂修經法頻徵皆謝病不出天寶四載冬乃命中官費璽書徵之既至延入禁中每欲諮稟必先齋沐他日請傳道法先生辭以足疾不任科儀者數焉元宗知不可強而止先生常以茅山靈蹟翦焉將墜真經秘錄亦多散落請歸修葺特詔於楊許舊居紫陽觀以宅之仍賜絹二百匹法衣兩副香爐一具御製詩及序以餞之初隱居先生以三洞真經傳昇元先生昇元付體元先生體元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於隱居凡五葉矣皆總襲妙門大正真法

於神

農之里南抵朱陵北越白水稟訓門下者三千餘人鄰

境牧守移風問道忽遇先生之宴坐

缺五字

隱几

雁行而前為時見重多此類也

路史世言神農生而九井自出按九井在潁山

荊州記云江夏隨縣北界屬鄉村南重山也并在山北
重塹周之廣一頃一十畝內有地云神農宅神農生此
神農既育九井自穿舊說汲一井則八井皆動案宇記
在縣北百里人不敢觸按今惟存一穴大木旁蔭人即
其處為神農社年常祀之亦引荊州記所言屬鄉村屬
山下之穴神農所生穴口方一步容數人上有神農廟
即荊州圖永陽縣西北二百三十里屬鄉山東石穴也
高三十丈長二百尺謂之神農穴名山洞天福地記南
岳衡山周迴七百里名朱陵之天在衡州衡山縣白水
即白水河也一名清水在南陽府詳七卷註宴坐靜坐也
見二十三卷註埤雅雁行斜步側身故
莊子謂士成綺雁行避影而問老子

天寶初威儀元

丹丘道門龍鳳厚禮致屈傳籙於嵩山東京大唐

缺二字

宮三請固辭偃臥未幾而詔書下責不得已而行入宮

一革軌儀大變都邑然海鳥愁臧文之享獐狙裂周公
之衣志往跡留稱疾辭帝尅期離闕臨別自祭其文曰
神將厭予予非厭世乃顧命姪道士胡齊物具平肩輿
歸骨舊土王公卿士送及龍門入葉縣次王喬之祠目
若有睹泊然而化天香引道尸輕空衣及本郡太守裴
公以幡花郊迎舉郭雷動缺四字開顏如生觀者日

萬羣議駭俗至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葬於郭東之新松

山春秋六十有二

海鳥見大鵬賦註莊子今取獐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挽裂盡去

而後懷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晉書王獻之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文章正宗龍門在河南縣地志曰闕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王喬祠在南陽府葉縣治東北相傳即喬飛鳧之所故後人立祠於此以祀之今謂之雙鳧觀晉書葛洪卒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 狙子余切音睢 先生含弘光大不修小節書不盡妙鬱有崩雲之勢文非夙工時動雕龍之作存也宇宙而無光歿也浪化而蟬蛻豈 缺八字

乎

周易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正義云包含以厚光著甚大也後漢書劉陶為人居簡不修小節梁昭明

太子錦帶書叢談發流水之源筆陣引崩雲之勢史記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爽裴駟註劉向別錄曰駟衍之

卷三
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
衍之術文飾之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左思吳都賦赤
須蟬蛻而附麗劉涓子林註言
此人昇仙如蟬之脫殼也
有鄉僧貞倩雅仗才氣請

予為銘予與紫陽神交飽殮素論十得其九弟子元丹
丘等咸思鸞鳳之羽儀想珠王之雲氣灑掃松月載揚
仙風篆石頌德與茲山不朽其詞曰

賢哉仙士六十而化光光紫陽善與時而為龍蛇固亦
以生死為晝夜有力者挈之而趨劫運頽落終歸於無惟
元神不滅湛然清都延陵既沒仲尼嗚呼青青松柏離

離山隅篆石頌德名揚八區

莊子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淮南子以利

害為塵垢以死生為晝夜方輿勝覽延陵季子墓在常州晉陵縣北七十里申浦之西孔子嘗題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舊石湮滅唐元宗命殷仲容摹以傳揚雄長楊賦洋洋溢八區李善註八區八方之區也按宋敏求後序謂呂縉叔出漢東紫陽先生碑而殘缺間莫能辨不復收入本集太平寰宇記紫陽先生塔銘李白撰在廢光化縣今不知存否此本從道藏劉大彬茅山志中錄出雖有缺文然與集中所稱紫陽先生元丹丘僧倩公仙城山飡霞樓等句多所取證且其文係太白真作銘詞元奧可喜宋氏棄之不收固矣

右一篇見劉大彬茅山志

雜題

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

其二

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衿袖疑如濯魄於冰壺

也

方輿勝覽象耳山在眉州彭山縣有太白書臺有石刻太白畱題夜來月下臥醒云云

其三

樓虛月白秋宇物化於斯憑闌身勢飛動非把酒自忘此興何極

其四

吾頭懵懵試書此不能自辨賀生為我讀之

右四則見龍江夢餘錄

唐錦龍江夢餘錄胡文穆記李白三帖其一云乘興踏月

其二云月下臥醒其三云樓虛月白余亦見其一帖云吾頭懵懵雖其字跡真贋有不可必者然詞語豪爽趣韻自別信非太白不能道也

類書中多摘引太白詩句然不能無錯繆海錄碎事

錦繡萬花谷二編學士家以其出自宋人尤珍尚之

其所引太白斷句甚多亦有誤者如雨吟春破碎貧

飲客彫零山含紅樹隨時老天帶黃昏一例愁茶褐

園林新柳色鹿胎田地落梅香江邊石上誰知處綠
戰紅酣別是春只有人間閒婦女一枚煎餅補天穿
皆是李觀詩

因觀字太白
送諺作太白

上有萬仞山下有千丈水

蒼蒼兩崖間闊狹各一輦是白樂天詩晚花紅艷靜
高樹綠陰初亭午清無比溪山畫不如是杜牧詩虬
鬚顚顚羽林郎曾入甘泉侍武皇鵬沒夜雪知御苑
馬隨仙仗識天香是李郢詩而皆以為太白詩矣又
若霜結梅稍玉陰凝竹幹銀竹粉千腰白桃皮半頰

紅心為殺人劍淚是報恩珠綺樓何氛氲朝日正杲
杲玉顏上哀嚙絕耳非世有佳人微醉玉顏酡笑倚
粧樓澹小蛾借問單樓與同穴可能銀漢勝重河露
暗烟濃草色新一番流水滿溪春可憐漁父重來訪
只見桃花不見人昔日狂秦事可嗟直驅雞犬入桃
花至今不出烟巖口萬古潺湲一水斜庭中繁樹乍
含芳紅錦重重翦作囊還合炎蒸留爍景題來消得
好篇章諸句未詳為誰氏之作其句法皆與太白不

相似亦皆以為太白詩矣羅鄂州新安郡志謂南唐時另有一翰林學士李白姑熟十咏是其所作然則後人所傳李白諸逸詩及斷句之為諸書所誤引而其名莫可考者烏知非斯人之作耶昔人論杜詩真偽謂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口鼻相去亦無幾諦視之未有不差殊者詩至少陵固不可得而亂也斯言良是夫學力如少陵其詩不可得而亂天才若青蓮其詩固可得而亂耶然知其不可亂而猶彙之

編之而附之於本集之後豈曰務博良欲存此以為
後人辨其真贋而知所取法焉耳

宋魏菊莊詩人王屑十四卷載歷論諸家一條其下
有旁註李太白集四字厥後漢魏詩乘因而采之而
昧者互相引用遂以為真太白之文矣今按其前曰
詩之興也兆基邃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商頌周雅
方陳金石其後研志緣情二京彌甚含毫瀝思魏晉
彌繁李都尉鴛鴦之辭纏綿巧妙班婕妤霜雪之句

發越清迥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盡行間
河朔人物王劉為稱首洛陽才子潘左為覺先乃若
子建之牢籠羣彥士龍之籍甚當時並文苑之羽儀
詩人之龜鑑凡一百二十五字是駱賓王和閨情詩
啟之前數行其後云駱賓王為詩格高旨遠若在天
上物外神仙會集雲行物駕想見飄然之狀凡二十
九字其二十六字是裴敬所作太白墓碑中數語蓋
駱賓王之下為詩格高旨遠之上皆有缺文原屬兩

條抄錄者不察其舛誤而相聯屬為一則在菊莊原本要未嘗繆誤至此漢魏詩乘因菊莊俗本之誤而承其誤蓋有由矣即是推之今所編輯拾遺安知不類于是而宋次道所裒益全集之詩文又安知不亦類于是耶後之讀者尚有鑒于斯哉

鄭樵通志藝文畧別集內載云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錄又度北門集一卷於制誥類中複載云李白度北門集一卷劉少彝曰度北門集當是供奉翰

林時代言之草豈通考所謂翰林集者故已彙入然
今本無一字存者其為湮佚無疑矣余考舊唐書之
經籍志新唐書之藝文志及太白列傳皆不載此書
而他籍亦鮮有言之者豈亦南唐之翰林學士李白
所作耶抑李白度者其人名北門集者其書名而後
人誤讀之耶聊志于末以俟博學者辯之

李太白集注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一

錢塘 王琦 撰

序誌碑傳

十二首

草堂集序

李陽永

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嵩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為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繆本作為名然自

窮蟬至舜五世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歎焉神龍之始

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

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

唐世隴西郡渭

州也無成紀縣而秦州天水郡乃有成紀此云隴西成紀人蓋推其先世郡邑而云耳漢書李廣傳言廣為隴西成紀人在漢初成紀本屬隴西至武帝元鼎三年分隴西置天水郡於是成紀屬天水而不屬隴西矣唐李氏族望推為廣所出者皆曰隴西成紀蓋本此也涼武昭王諱暠系出李廣之後當晉安帝之末為羣雄所奉推為燉煌太守遂啟霸國兵不血刃坐據河西五郡國號曰涼自稱為公在位十八年薨國人上謚曰涼武昭王暠子曰歆歆子曰重耳重耳子曰熙熙子曰天賜天賜子曰虎虎子曰渴渴子曰淵於是代隋而有天下是為唐高祖元宗天寶二年追尊涼武昭王曰興聖皇帝南史王筠傳爵位蟬聯文才相繼詩商頌昔在中葉毛

傳曰葉世也按范傳正墓碑云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
碎葉與此文所謂中葉非罪謫居條支地名不同新唐
書畧之但言隋末以罪徙西域考漢書西域傳烏弋山
離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條支國又在其西行百餘
日方至其國與中國絕遠疑非謫戍者所居唐書地理
志西域羈縻州有條支都督府以訶達羅支國伏寶瑟
顛城置領州九隸安西都護府乃唐龍朔元年所置隋
時無之恐碎葉為是條支乃借言作西域極遠之地說
耳史記虞舜者名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
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
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蟬以
至帝舜皆微為庶人藝文類聚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
楚國苦縣賴鄉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雖受氣於
天然生於李家猶以李為姓又云母到李樹下生老子
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左傳鄭武公娶於申
曰武姜生莊公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焉音

稿不讀非聖之書恥為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岳結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頽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過而不行唯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

後漢書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

結軌還轅東向將報顏師古曰結屈也軌車跡也張華

鷦鷯賦飛不飄揚翔不翕習李善註翕習威貌新唐書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神龍中累擢中書舍人歷
吏部黃門侍郎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文明初舉
進士擢麟臺正字遷右拾遺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
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
是必為海內文宗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為法盧藏用陳
氏集序君名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虛視幽夏
卓立千古橫制顏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
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大唐新語梁簡文之為太子
好作艷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謂之宮體陳書後主使
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狹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採其尤
艷麗者以為曲辭班固西都賦橫被六合

天寶中皇祖下詔徵就金馬降輦

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

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置於金鑾

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
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
昏穢詠歌之際屢稱東山又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為
八仙之遊謂公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之歌凡數百首多
言公之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遂就從
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錄於齊州
紫極宮將東歸蓬萊仍羽人駕丹丘耳

皇祖元宗也元宗於代宗為祖

是文作於代宗即位之後故曰皇祖雍錄金鑾殿在學士院之左長安志大明宮有金鑾殿在環周殿西北唐

會要翰林院開元初置在銀臺門內麟德殿西廂重廊
之後蓋天下之藝能技術見召者之所處也唐書地理
志河南採訪使治汴州陳留郡即汴州北海郡即青州
濟南郡即齊州俱屬河南道楚辭仍羽人於丹丘兮留
不死之舊鄉王逸註山海經言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
或曰人得道身生羽毛也朱子註仍因就也羽人飛仙
也丹丘晝夜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心非所好公遐不棄
常明之處也

我乘扁舟而相顧

繆本缺乘字
相顧作相歡

臨當挂冠公又疾亟草

藁萬卷手集未脩枕上授簡俾予為序論關雎之義始
媿卜商明春秋之辭終慙杜預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
年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時寶

應元年十一月乙酉也

韓詩外傳子夏問曰關雎何以

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
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
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圖書麟鳳翔
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
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
馮馮翊翊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
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
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家語卜商衛人字
子夏習於詩能通其義以文學著名晉書杜預立功之
後從容無事乃沈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叅
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左氏傳集解又叅
家之學比老乃成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
重惟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
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

孤行

李翰林集序

魏 顥

自盤古劃天地天地之氣艮於西南劍門上斷橫江下
絕岷峨之曲別為錦川蜀之人無聞則已聞則傑出是
生相如君平王褒揚雄降有陳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
艮限也蜀於方位居中州之西南劍門岷山峨眉山錦
江皆在其地司馬相如揚雄皆蜀郡成都人嚴君平王
褒亦稱蜀人未詳生何縣陳白本隴西乃放形因家於
子昂梓州射洪人俱見前註

綿身既生蜀則江山英秀伏羲造書契後文章濫觴者

六經六經糟粕離騷離騷糠粃建安七子七子至白中

有蘭芳情理宛約詞句妍麗白與古人爭長三字九言

鬼出神入瞠若乎後耳

唐時縣州隸劍南道又謂之巴西郡古廣漢郡地在成都東北

三百五十里孔安國尚書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音釋云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以書契約其事也鄭元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也濫觴謂原本也詳見二十八卷註莊子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陸德明註糟李云酒滓也司馬云爛食曰魄一云糟爛為魄本文作粕音同許慎云粕已漉粗糟也典論今之

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
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詞無
所假咸自以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建安者漢
獻帝年號七人聚於其時故世謂之建安七子莊子夫
子奔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矣陸德明註瞻敕庚白久
反又丑郎反字林云直視貌一云斜視 執音彼 白久

居峨眉與丹丘因持盈法師達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動
京師大鵬賦時家藏一本故賓客賀公奇白風骨呼為
謫仙子由是朝廷作歌數百篇上皇豫游召白白時為
貴門邀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成許中書舍
人以張垺讒逐游海岱間年五十餘尚無祿位祿位拘

常人橫海鯢負天鵬豈池籠榮之

持盈法師玉真公主號公主出家為道士

故曰法師金石錄玉真公主墓誌王緡撰誌云公主法號無上真字元元天寶中更賜號曰持盈而唐史但言字持盈耳琦按舊唐書元宗本紀玉真公主先為女道士天寶三載讓號及實封賜名持盈以為字持盈乃新唐書之誤唐書百官志中書省有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掌侍進奏議表章凡詔旨制勅璽書冊命皆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行張垧丞相說之子尚元宗女寧親公主以中書舍人供奉翰林海岱間古青齊二州地也文獻通考翰林學士唐元宗開元二十六年置初以中書務繁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學士分掌制誥書命至是號供奉為學士別建學士院專掌內命以張垧劉光謙首居之而集賢所掌於是罷息自後給事中張淑中書舍人張漸竇華等相繼而入焉其後有韓雄閭伯璵孟匡朝陳兼蔣鎮李白等皆在翰林中但假其名

而無所職雍錄開元前北門本無學士亦無職守如李
白輩供奉翰林乃以其能文特許入翰林不曰以某官
供奉也俗傳白衣入翰林者此也又曰上數欲命白以
官為宮中所捍而止是白在天寶竟無官也 埇音忌

顥始名萬次名炎萬之日不遠命駕江東訪白遊天台

還廣陵見之眸子炯然哆如餓虎或時束帶風流醞籍韻

哆大貌漢書薛廣德為人溫雅有醞籍服虔曰寬博有
餘也顏師古曰醞言如醞釀也籍有所薦籍也史炤曰

醞籍有雅度之稱北史王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
生九子皆風流醞籍 哆昌者切車上聲音與搭同顥

音浩曾受道籙於齊有青綺冠帔一副少任俠手刃數人

史記季布為氣任俠有名於楚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
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卿者也應劭曰任謂

有堅完可任託以事也顏師古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俠也以權力俠輔人也任音人禁反俠音下頰反與友自荆徂揚路亡權窆迴棹方暑亡友糜潰白收其

骨江路而舟

事詳上安州裴長史書內

又長揖韓荊州荊州延飲白

誤拜韓讓之白曰酒以成禮荊州大悅

世說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

因其偷飲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荅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太白蓋借毓語以解嘲也白始娶於許生一

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於劉劉訣次合於

魯一婦人生子曰頗黎終娶於宋

太白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見鄉人相如大

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是其始娶乃許圜師之孫女也太白竄夜郎留別宗十六璟詩有君家全盛日台鼎何陸離斬鼉奠媧皇三八鳳凰池令姊忝齊眉等語是其終娶者乃宗楚客之家也而此云宋蓋是宗字之訛耳若劉若魯婦則無所考太白後只一子伯禽則未知其明月奴與其與頗黎間攜昭陽金陵之妓迹類謝康樂世號為李東山

駿馬美妾所適二千石郊迎飲數斗醉則妓丹砂撫青

海波滿堂不樂白宰酒則樂

太白有小妓金陵歌楚聲家童丹砂學鳳鳴之句又

有示金陵子詩昭陽妓無考其東山吟云顥平生自負

酣來自作青海舞據此撫字乃舞字之訛人或為狂白相見泯合有贈之作謂余爾後必著大名

於天下無忌老夫與明月奴因盡出其文命顥為集顥

今登第豈符言耶解攜明年四海大盜宗室有潭者白

陷焉謫居夜郎罪不至此屢經昭洗朝廷忍白久為長

沙汨羅之儔路遠不存否極則泰白宜自寬

陸機詩撫膺解攜手

永嘆結遺音蓋言解散其攜手之歡也

宋之問詩骨肉

初分愛親朋忽解攜張九齡詩義沾投分末情及解攜

初皆用其義

吾觀白之文義有濟代命然千鈞之弩魏王大

瓠用之有時議者奈何以白有叔夜之短儻黃祖過彌

晉帝罪阮古無其賢所謂仲尼不假蓋於子夏

史記穰侯傳以

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莊子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叔夜之短，謂其飲酒恃才如嵇叔夜也。禰衡事見二十二卷。註：晉書山濤舉阮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於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家語：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怯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嵇康與山濤絕交書：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經：亂離白章句：蕩盡上元末，顯於絳，偶然得之沈

吟。累年一字不下。今日懷舊，援筆成序，首以贈顯作顯。

酬白詩不忘故人也次以大鵬賦古樂府諸篇積薪而錄文有差互者兩舉之白未絕筆吾其再刊付男平津

子掌其他事跡存於後序

唐時河東道絳州有絳縣沈吟累年謂諷咏不倦一字不

下謂不敢妄加評騰積薪而錄謂隨所得而編次不論先後如積薪然兩舉之謂兩存之再刊謂後有所得再加續補其他事跡存於後序謂事跡之未盡者俟有訪聞作後序以紀之也○琦按是篇鉤章棘句期期不易讀度其闕文譌字必多若筆體如是太白必著大名於天下之語毋乃為不虞之褒乎

李翰林別集序

樂史

李翰林歌詩李陽冰纂為草堂集十卷史又別收歌詩

十卷與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為二十卷號曰李翰林集今於三館中得李白賦序表讚書頌等亦排為

十卷號曰李翰林別集

新唐書藝文志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錄此云十卷蓋唐

書誤也三館昭文館集賢院史館也皆寓崇文院中名雖有三實止一地為宋時藏書之府玉海按六典武德四年始置脩文館貞觀二年建史館於禁中專掌國史開元五年乾元殿東廊寫四部書十三年改集仙殿為集賢殿以脩書院為集賢殿書院三館之名肇於此矣其昭文館隸門下省史館寓集賢尚未合為一自梁徙汴都舊志未備正明中始於今右長慶門東北小屋數十楹為三館湫隘庫陋僅庇風雨太平興國中詔有司度左升龍門東北車府地為三館棟宇之制皆上親授三年二月畢功盡遷西館之書分於兩廡貯焉東廊為

昭文書庫南廊為集賢書庫西廊為史館書庫凡六庫
分經史子集四部正副本凡八萬卷初乾德中平蜀得
書萬三千卷開寶中平吳得書二萬餘卷叅以舊書為
八萬卷凡六庫書籍皆以類相從用雕木為架青綾帕
幕之簡冊之府
翕然一變矣
翰林在唐天寶中賀秘監聞於明皇帝

召見金鑾殿降步輦迎如見綺皓草和蕃書思若懸河
帝嘉之七寶方丈賜食於前御手調羹於是置之金鑾
殿出入翰林中其諸事跡草堂集序范傳正撰新墓碑
亦畧而詳矣史又撰李白傳一卷事又稍周然有三事
近方得之

舊唐書上皇諡曰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廟
號元宗晉書郭象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

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和蕃書集中不載蓋已亡
軼史所換李白傳即宋史藝文志所載樂史李白外傳
一卷是也今亦不傳嘗見合璧事類中引李白傳云每
宴飲無不先及每慶具無不先沾中庭之馬代其勞內
厨之膳給其食疑
即樂史所換者與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

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沈
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詔
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一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
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
妃子焉用舊樂辭焉遽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供

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欣然承詔旨由若宿醒
未解因援筆賦之其一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
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其二曰一
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
憐飛燕倚新粧其三曰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
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龜年以歌辭
進上命梨園弟子畧約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之太
真妃持頗梨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頷歌詞意甚

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

太真妃飲罷歛繡巾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諸

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為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前

辭力士曰始以

繆本作為

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

如是耶太真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

繆本下一欲字

辱人

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太真妃頗深然

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為中官所捍而止

此一事蓋得之唐人

所著松憲錄太白入翰林在天寶初年此云開元中是
叙得本為藥之由不指賦清平調之時也原註開元天

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為牡丹通志畧牡丹其花
可愛如芍藥宿枝如木故得木芍藥之名芍藥著於三
代之際風雅之所流咏也牡丹初無名故依芍藥以為
名亦如木芙蓉之依芙蓉以為名也牡丹晚出唐始有
名太真外傳載沈香亭賞牡丹事照夜白開元記照夜白
明皇雜錄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開元記照夜白
封太山回令陳閔圖之畫鑑曹霸人馬圖紅衣美髯奚
官牽玉面騂綠衣閑官牽照夜白則車字殆白字之訛
歟通鑑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
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
以其意乞為女冠號太真更為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
訓女潛納太真宮中太真肌態豐艷曉音律性警穎善
承迎上意不期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禮
皆如皇后天寶四載八月冊為貴妃舊唐書元宗於聽
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為綠竹之戲音響齊
發有一聲誤元宗必覺而正之號為皇帝弟子又云梨

園弟子以置院近於禁苑之梨園玉海梨園在光化門北韻會玻璃西國玉此云水玉千年冰化亦書作頗梨唐時諸州有涼州無西涼州考晉末涼州之地為羣雄割據分裂為三李暠都酒泉謂之西涼禿髮烏孤都樂都謂之南涼沮渠蒙遜都張掖謂之北涼西涼之地在唐時則肅州酒泉郡也又西魏於古之張掖郡置西涼州尋改為甘州在唐亦為甘州又謂之張掖郡則甘肅二郡皆有西涼之名及考白樂天詩註有西涼節度楊敬述以唐書元宗本紀校之楊敬述乃涼州都督也集異記葉法善言西涼府今夜之燈元稹樂府吾聞昔日西涼州人烟撲地桑麻稠疑唐時槩謂涼州為西涼耳倚曲以聲合曲也今謂之倚聲

白嘗有知

鑒客并州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間為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及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陽功成請以官爵贖翰

林上許之因而免誅翰林之知人如此汾陽之報德如

彼

此一事得之裴敬所作翰林學士李公墓碑按唐書子儀以上元三年封汾陽郡王去太白貶夜郎時已

四歲矣史蓋追書其爵如此學圃憲蘇引樂史李白序

曰郭子儀初在行伍李白客并州於哥舒翰坐中見之

曰此壯士目光如火照人不十年當擁節旄屢脫其刑

責翰因署為牙門將後子儀戡定安史之亂歷諸道節

度及永王璘反事干李白子儀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

之因而免誅與此文不同考唐書子儀未嘗為哥舒部

下將而太白流夜郎時安慶緒尚在史思明方強何云

戡定此蓋出自諸家稗說而此書誤以為樂史序耳

白之從弟令問嘗目白曰兄心肝五臟皆錦繡耶不然

何開口成文揮翰霞散爾爾

蕭本只一爾字○此一事得之太白所作送從弟京

兆叅軍令問之
淮南觀省序

傳中漏此三事今書於序中自有歌云

吟詩作賦北窓裏萬言不及一杯水蓋嘆乎有其時而
無其位嗚呼以翰林之才名遇元宗之知見而乃飄零
如是宋中丞薦於聖真云一命不霑四海稱屈得非命
與白居易贈劉禹錫詩云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
不柰何斯言不虛矣凡百有位無自輕焉撰集之次聊

存梗概而已時在繞雷州中咸平元年三月三日序

聖真

謂肅宗按唐書肅宗諡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聖
真疑是聖宣之訛繞雷州商州也漢書王莽傳繞雷之

固南當荆楚顏師古注謂之繞雷者言四面塞阨其道
屈曲谿谷之水回繞而雷也其處即今之商州界七盤
十二紇是也咸平宋真宗即位改年之年號時樂
史由著作郎值史館遷職方出知商州見宋史

故翰林學士李君墓誌

并序

李華

嗚呼姑熟東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嗚呼哀
哉夫仁以安物公其懋焉義以濟難公其志焉識以辯
理公其博焉文以宣志公其懿焉宜其上為王師下為
伯友年六十有二不偶賦臨終歌而卒悲夫聖以立德
賢以立言道以恒世言以經俗雖曰死矣吾不謂其亡

矣也有子曰伯禽天然長能持幼能辯數梯公之德必

將大其名也已矣

姑熟即當塗縣之舊名詳見二十五卷註青山在太平府城東南三十里

太白初葬龍山後乃遷葬青山此云青山北址謂龍山在青山之北耳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銘曰

立德謂聖立言謂賢嗟君之道奇於人而侔於天哀哉

莊子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陸德明註司馬云畸不偶也侔等也亦從也按唐書李華傳言天下士大夫家傳墓板及州縣碑頌時時費金帛往請今華之文多見於文苑英華唐文粹中乃作太白墓誌不特於生平行事一切不言即郡邑世系表字配偶亦畧而不書寥寥數言何其惜墨如金乃爾即其掄

揚之辭亦與太白泛而不切較之元微之
所作杜子美墓誌相去天淵矣 畸音雞

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誌

碣即碑也韻會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

劉全白撰

顧遊秦建

君名白廣漢人性倜儻好縱橫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往

往興會屬詞恐古人

繆本缺人字

之善詩者亦不逮尤工古

歌少任俠不事產業名聞京師

太白綿州人而此云廣漢蓋綿州在唐為巴西

郡在漢屬廣漢郡本舊時地名而言謂之廣漢唐時實無廣漢郡名也

天寶初元宗辟翰

林待詔因為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
綸誥之任委之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遂浪跡天下以
詩酒自適又志尚道術謂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當世
之務自負流離輶軻竟無所成名有子名伯禽偶遊至
此遂以疾終因葬於此文集亦無定卷家家蕭本少有

之代宗登極廣拔淹瘁時君亦拜拾遺聞命之後君亦

逝矣嗚呼與其才不與其命悲夫

困學紀聞李白上宣唐鴻猷一篇即本傳

所謂詔見金鑾殿奏頌一篇者也今集中闕沈約齊安
陸昭王碑文始以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李周翰註

綸誥謂天子制勅之言韻會軾軻車行不利故人不得志謂之軾軻亦作軻軻楚辭軻軻留滯王逸曰不遇也唐書百官志門下省有左拾遺六人中書省有右拾遺六人皆從八品上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則上封事

軾音坎

全

俗本作

白幼則以詩為君所知及此投弔

軻音可

李誤

荒墳將毀追想音容悲不能止邑有賢宰顧公遊秦志

好為詩亦嘗慕效李君氣調因嗟盛才冥寞遂表墓式

墳乃題貞石冀傳於往來也

顏延年詩衣冠終冥漢陵邑轉蔥菁劉良註冥漢虛

無也後漢書明帝紀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謁園陵過式其墓章懷太子註式敬也禮記曰行過墓必式王巾頭陀寺碑文勝幡西貞元六年四月七日記沙

振貞石南刊劉良註貞堅也

門履文書墳去墓記一百二十步

貞元德宗年號貞元六年去寶應元年大

白沒時二十九年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

并序

范傳正

騏驥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斃於空谷惟餘駿骨價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不起塌翅別島空留大名人亦有之故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驥如歷塊顏師古註如經歷一塊言其疾速之

甚也詩小雅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毛傳空大也駿骨見十一卷註楚辭為鳳凰作鶉籠兮雖翕翅其不容塌翅猶翕翅之謂又陳琳檄文垂頭塌翼莫所馮恃或用其字誤塌作塌亦未可定公名白字太白

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之家難求譜牒公之孫女搜於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已來漏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僞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為名高卧雲林不求祿仕

唐書地理志馬耆都督府貞觀十八年滅焉耆置有

碎葉城調露元年都護王方翼所築四面十二門為屈曲隱出伏沒之狀隸安西都護府其叙自安西入西城道里安西出約千餘里至碎葉川口八十里至裴羅將軍城又西四十里至碎葉城城北有碎葉水韻會僑寓也增韻旅寓而居也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

夢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瓌奇宏廓拔俗無類

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

弘大聲聞於天

天枝謂帝室之支流王僧孺發願文天枝峻密帝業英芬長庚亦謂之太白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一

十六

五星之金星也五星各聚五行之精氣而成象五行之中金得其剛故曰得五行之剛氣三國志註嵇康字叔夜少有雋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脩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學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咏詩自足於懷抱之中三蜀蜀郡廣漢郡犍為郡也見四卷註世說註晉陽秋曰呂安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史記陳平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齊威王之時喜隱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蛩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周易漸卦九三鴻漸于陸詩小雅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瓌音

規

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元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

園綺論當世務草荅蕃書辯如懸河筆無停綴元宗嘉

之以寶牀方丈賜食於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
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
侍從之游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
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
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元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
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遂之

補衡鸚鵡賦序

筆不停綴文不加點舊唐書宦官傳天寶初加高力士
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進封渤海郡公七載加
驃騎大將軍范不稱力士名而稱高將軍非尊力士也
以見元宗優寵太白之至耳漢書長公主共養省中伏

嚴曰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改曰省中顏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察視不可妄也漢書或問孔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荅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公以為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永息機用安能傲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富作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自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

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遣餘年也

太平御覽王琚教射經曰張弩

左手承檣右手迎上釋名弩鉤絃者曰牙似齒牙也是檣者弩之匣牙者弩之機鉤也史記平原君傳公等錄

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索隱曰說文云錄錄隨從貌酷吏傳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瞻碌碌猶錄錄也左傳主人懸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墜則又懸之蘇而復上者三正義曰蘇者死而更生之名也堇父墜而悶絕似若死然得蘇悟而復緣布上脫屣見二十二卷註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

號公為謫仙人吟公烏栖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干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

繆本移下多一時字

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

而不自得也晚歲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
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
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
於彤庭禮降於玄壤生不及祿沒而稱官嗚呼命與老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河上公註戰伐不止戎馬生於
郊境之上久不還也史記正義吳地斗牛之分野今之
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也牛渚磯
姑熟青山俱見前註青山有謝朓舊宅故曰謝家青山
周易屯卦初九盤桓利居貞孔穎達正義盤桓不進之
貌處屯之初動則難生故盤桓也不可進惟宜利居處
貞正彤庭傳正共繆本缺生唐代甲子相懸常於先大
見一卷註

夫文字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

舊

新唐書范傳正字西老鄧州順陽人父倫為戶部員外郎與趙郡李華善有當世名傳正舉進士宏辭皆

高第授集賢殿校書郎歷歙湖蘇三州刺史有殊政進拜宣歙觀察使代還改光祿卿早於人間

得公遺篇逸句吟咏在口無何叨蒙恩獎庶問宣池按

圖得公之墳墓在當塗屬

繆本缺屬字

邑因令禁樵採備灑

掃訪公之子孫欲

繆本作故

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

人一為陳雲之室一為

繆本作乃

劉勸之妻皆編戶毗也因

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閒雅

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有兄一人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歿為民有兄不相保為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况婦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儻於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聞於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忍恥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泣然因云先祖志在青山遺言宅兆項屬多故殯於龍山東麓地近而非本意墳高三尺日盈

摧圯力且不及知如之何聞之憫然將遂其請因當塗
令諸葛縱會計在州得論其事縱亦好事者學為歌詩
樂聞其語便道還縣躬相地形卜新宅於青山之陽以
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遷神於此遂公之志也西
去舊墳六里南抵驛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即青山也
天寶十二載勅改名焉因告二女將改適於士族皆曰
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於下俚仗威力
乃求援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欲

敗其類所不忍聞余亦嘉之不奪其志復并稅免徭役

而已

宣池二州唐時屬江南西道史記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說文吐田民也武庚切諦審也都計切禮

記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孔穎達正義不祿者士祿以代耕而今遂死是不終其祿也韻會糲米不精也儻偶也孝經卜其宅兆而安措之唐明皇註宅墓穴也兆塋域也周禮司會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元和十二年去寶應元年公卒時得五十六年史記留侯世家大父

開地相韓昭侯應劭曰大父祖父也

糲音賴杼音紆

會音今士大夫之葬必誌於墓有勲庸道德之家兼樹

碑於道余才術貧虛不能兩致今作新墓銘兼刊二石

一寘於泉扃一表於道

一作通

路亦峴首漢川之義也庶

芳聲之不泯焉

晉書杜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勲績一沈

萬山之下立峴山之上曰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

文集二十卷或得之於時之

文士或得之於宗族編輯斷簡以行於代銘曰

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譴真斯為逸人晉有七賢唐

稱八仙應彼星象唯公一焉晦以麴蘖暢於文篇萬象

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罇前卧必酒甕行惟酒船吟

風咏月席地幕天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

然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兮

李公墓異代詩流同此路舊墳卑庫風雨侵新宅爽塏

松栢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從民永於此猗歟琢石

為二碑一藏幽隧一臨歧岸深谷高變化時一存一毀

名不虧

詩大雅崧高維嶽峻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晉七賢見十二卷註應星象謂夢長庚而生

也尚書說命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說文麴酒母也蘖牙米也劉伶酒德頌幕天席地縱意所如博物志昔劉元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權葬之酒家計千日滿乃憶元石前來酤酒醉向醒耳往視之云元石亡來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元石飲酒一醉千日左傳宮室卑庫廣韻庫下也爽塏高地詳二十八卷註宋孝武帝詩深松朝已霧幽隧晏未明韻會隧墓道也謂

地通道以葬詩商頌猗與那與毛傳曰猗嘆
辭正義曰謂美而嘆之也

庫音陞塏音凱

翰林學士李公墓碑

裴敬

李翰林名白字太白以詩著名召入翰林世稱才名占
得翰林他人不復爭先其後以脅從得罪既免遂放浪
江南死宣城葬當塗青山下李陽冰序詩集粗具行止
敬嘗游江表過其墓下愛其才壯其氣味其嗜酒知其
取適作碑於墓

夏書脅從罔治江
表謂江南之地

且曰先生得天地秀

氣耶不然何異於常之人耶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故字

太白故賀監號為謫仙不其然乎故為詩格高旨遠若

在天上物外神仙會集雲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視塵

中屑屑米粒蟲蛄紛擾菌蠢羈絆蹂躪之比

張衡南都賦芝房菌

蠢生其隈三國志註曹植上書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於祿位班固東都賦蹂躪其十二三李善註字林曰蹂

踐也汝九切說文蛄蛄也與躪同力振切蛄音接又音札菌音窘躪音吝

又嘗有知鑒客

并州識郭汾陽於行伍間為免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後

汾陽以功成官爵請贖翰林上許之因免誅其報也又

常心許劍舞裴將軍予曾叔祖也嘗投書曰如白願出

將軍門下其文高其氣雄世稀其本懼失其傳故序傳
之太和初文宗皇帝命翰林學士為三絕贊公之詩歌
與將軍劍舞洎張旭長史草書為三絕夫天付上才必
同靈氣賢傑相投龍虎兩合可為知者言非常人所知
也張長史草書見六卷註太平廣記開元中將軍裴旻
居母喪詣吳道子請於東都天宮寺畫神鬼數壁以
資冥助道子曰廢畫已久若將軍有意為吾纏結舞劍
一曲庶因猛勵獲通幽冥旻於是脫去練衣若常時裝
飾走馬如飛左旋右抽擲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
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百人無不
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夫古以名德稱占其官謚者
颯然風起為天下之壯觀

甚希前以詩稱者若謝吏部何水部陶彭澤鮑參軍之類唐朝以詩稱者若王江寧宋考功韋蘇州王右丞社員外之類以文稱者若陳拾遺蘇司業元容州蕭功曹韓吏部之類以德行稱者元魯山陽道州以直稱者魏文貞狄梁公以忠烈稱者顏魯公段太尉以武稱者李衛公英公以學行文翰俱稱者虞秘監唐之得人於斯為盛翰林其以詩稱之一也

謝吏部謂謝朓南齊時為尚書吏部郎何水部謂何遜梁

天監中起家奉朝請為安西安成王參軍事兼尚書水部郎陶彭澤謂陶潛晉末為彭澤令鮑參軍謂鮑照宋

臨海王子頊為荊州以照為前軍叅軍掌書記之任王
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中宏詞科為汜水尉後貶
龍標尉史稱昌齡工詩世稱王江寧蓋以其地名稱之
宋考功名之問字延清號州弘農人景龍中為考功員
外郎韋應物長安京兆人貞元初為蘇州刺史世號韋
蘇州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官至尚書右丞杜甫字子
美河南鞏人嚴武出鎮成都美為節度叅謀檢校工部
員外郎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則天朝舉進士官
右拾遺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天寶間舉進士第累遷國
子司業擢考功郎中知制誥終秘書少監元結字次山
河南人天寶十二年舉進士累官容管經畧使蕭穎士
字茂挺蘭陵人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後為
揚州功曹叅軍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歷官吏部侍
郎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開元二十一年登進士第為
魯山令士大夫高其行謂之元魯山而不名陽城字元
宗北平人隱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李泌薦

為著作郎遷諫議大夫改國子司業出為道州刺史魏徵字元成鉅鹿曲城人當太宗朝知無不言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移官至侍中特進諡曰文貞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則天朝前後匡正奏對凡數萬言睿宗時追封梁國公顏真卿字清臣琅邪臨沂人官刑部尚書封魯郡公出使李希烈不屈而死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段秀實字成公隴州汧陽人累官司農卿朱泚盜據宮闕將欲僭位秀實奪象笏擊之中其額泚流血而走凶黨羣至遂遇害詔贈太尉諡曰忠烈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南平蕭銑擒輔公祐北破突厥頡利西定吐谷渾累封衛國公李勣字懋功曹州孤離人從太宗平竇建德降王世充破劉黑闥斬徐圓朗與趙郡王孝恭平輔公祐與李靖破頡利又破薛延陀磧北悉定平高麗虜其王累封英國公唐初名將推英衛二公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累官秘書監太宗嘗

稱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辭五曰書翰予嘗過當塗訪翰林

舊宅又於浮屠寺化城之僧得翰林自寫訪賀監不遇詩云東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味之不足重之為寶用獻知者又於歷陽郡得翰林與劉尊師書一紙思高筆逸又嘗遊上元蔣山寺見翰林贊誌公云水中之月了不可取刀齋尺量扇迷陳語文簡事備誠為作者附

於此云

江南通志李白宅在太平府當塗縣青山之麓白至姑熟依當塗令族人李陽冰見山水幽邃

營宅以居古化城寺在太平府城內向化橋西禮賢坊巷內道林寺在江寧府之獨龍阜梁改開善寺宋改太

平興國寺後改將山按此文稱將山寺謂
將山中所建之寺也與劉尊師書今不存會昌三年二

月中敬自潞水草堂南遊江左過公墓下四過青山兩
發塗口徘徊不忍去與前濮州鄆城縣尉李劭同以公
服拜其墓問其墓左人畢元宥實備灑掃留綿帛具酒
饌祭公知公無孫有孫女二人一娶劉勸一娶陳雲皆
農夫也且曰二孫女不拜墓已五六年矣因告邑宰李

君都傑請免畢元宥力役俾專灑掃事

會昌武宗年號
會昌三年去寶

應元年太白沒時蓋八十二年矣江南通志潞水亦曰
北水一名白沙河源出六安州霍山之北下流經壽州

入於淮江左大江以南之地詳十二卷註唐書地理志
河南道濮州有鄆城縣潁音譬又音備鄆音眷劬音

邵 嘻享名甚高後事何薄謝公舊井新墓角落青山白

雲共為蕭索巨竹拱木如公卓犖天長地久其名不朽

此為祭文寫授元宥

一統志謝公井在青山路側齊宣城太守謝朓所鑿左傳爾墓之木

拱矣杜預註合手曰拱

又為碑曰貴盡皆然名存則難故予重名

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已

舊唐書文苑列傳

劉 昫

李白字太白山東人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

之心父為任城尉因家焉

李陽冰魏顥劉全白范傳正諸人之作皆以太白為蜀人

即以太白之詩考之亦以巴蜀為故鄉東魯乃寄寓昭然分別而劉氏獨以為山東人按杜子美詩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元微之杜工部墓係銘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疑太白寓家山東日久故以山東稱之舊史遂承其誤歟若言父為任城尉因家焉則更與范傳正新墓碑所云父客高卧雲林不求祿仕者全不同未

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知又何所本

明陶沔等隱於徂徠山酣歌縱酒時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客遊會稽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筠徵赴闕薦之於朝與筠俱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與飲徒醉於酒肆元

宗度曲欲作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卧於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頌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嘗沈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跡江湖終日沈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祿山之亂元宗幸蜀在塗以永王璘為江淮兵馬都督揚州節度大使白在宣州謁見遂辟從事永王謀亂兵敗

白坐長流夜郎

太白避地廬山為永王所迫致見於懷舊書懷詩及為宋中丞自薦表甚明舊

史謂白在宣州謁見者誤也

後遇赦得還竟以飲酒過度死於宣城

有文集二十卷行於時

新唐書文藝列傳

宋 祁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

神龍初遁還客巴西

興聖皇帝謂李嵩唐高祖之七世祖詳見前註巴西蜀中郡名即綿

州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

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

子天材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為
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
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
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
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
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
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
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

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飲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脫
靴力士數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
沮止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驕放不自脩與知章李
適之汝陽王璿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中八仙人
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
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
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為府僚佐白璘起兵潛還
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

法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

此則本裴敬墓碑及樂史集序本文謂免其刑責而獎重之刑責不過謂犯笞杖小罪非謂其犯誅戮大刑新史叙筆稍晦後人乃謂子儀犯法將刑以太白言於主帥得免誅戮殆後子儀力戰而啟中興皆屬太白之力不特小說傳奇喧騰異說而文人才士間亦入之詩筆誤矣

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

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為叅謀

未幾辭職

琦按太白有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脫予之囚叅謀幕府因贈之詩不

言其囚繫所坐何事又其為宋中丞自薦表云永王東巡脅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澤具已陳首前後經宣慰大使崔渙及臣推覆清雪尋經奏聞則知尋陽之囚正坐永王事新史以為赦還之後在尋陽坐事下獄而宋若

思釋之者以一事分為二事非也
曾南豐後序中已辨其誤

李陽冰為當塗令白依

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
老度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
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塚禁樵採訪後裔惟
二孫女嫁為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
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為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
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顧更嫁傳正嘉嘆復
其夫徭役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張旭草書為三絕

李太白文集後序

唐李陽冰序李白草堂集十卷云當時著述十喪其九成平中樂史別得白歌詩十卷合為李翰林集二十卷凡七百七十六篇史又纂雜著為別集十卷治平元年得王文獻公溥家藏白詩集上中二帙凡廣一百四篇惜遺其下帙熙寧元年得唐魏萬所纂白詩集二卷凡廣四十四篇因哀唐類詩諸編洎刻石所傳別集所載者又得七十七篇無慮千篇沿舊目而釐正其彙次使

各相從以別集附於後凡賦表書序碑頌記銘讚文六十五篇合為三十卷同舍呂縉叔出漢東紫陽先生碑而殘缺間莫能辨不復收云夏五月晦常山宋敏求題論太白詩集之繁富必歸功於宋然其素雜亦實由於宋蓋李陽冰所序草堂詩集十卷出自太白手授乃其真確而無疑者也次則魏萬所纂太白詩集二卷亦當不甚謬誤樂史所得之十卷真贋便不可辨若其他以訛傳訛尤難考訂使宋當日先後集次之時以陽冰所序者為正樂史所得者為續雜採於諸家之二百五十篇附於後而明題其右自某篇以下四十四首得自魏萬所纂自某篇以下一百四首得之王文獻家所藏自某篇以下若干首得之唐類詩自某篇以下得之某地石刻自某篇以下若干首得之別集使後之覽者信

其所可信而疑其所可疑不致有魚目混珠硃碣亂玉之恨豈不甚善乃見不及此而分析諸詩以類相從遂爾真偽雜陳渭涇不辨功雖勤也過亦在焉不重可惜乎

李白集三十卷舊歌詩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雜著六十五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

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
以為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
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游淮泗再入吳
轉徙金陵上秋浦尋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
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璘軍
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
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為罪薄宜贖而若思軍赴
河南遂釋白因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

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
夜郎遂汎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
久之復如尋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
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時寶應
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敘可考
者也范傳正為白墓誌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
勝景終年不移則見於白之自序者蓋亦其畧也舊史
稱白山東人為翰林待詔又稱永王璘節度揚州白在

宣城謁見遂辟為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尋陽
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於白之自敘蓋史誤
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閎肆雋
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
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為實錄而新書不著其

語故錄之使覽者得詳焉南豐曾鞏序

南豐據太白之詩書所自敘者

以駁正新舊二史之誤是矣其謂留雲夢者三年去之
齊魯尚未是按上裴長史書憩跡於此至移三霜蓋謂
上書之時羈留雲夢已及三年非謂三年之後遂去雲夢
而他適也太白有送姪嵩游廬山序曰南游雲夢覽七

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云云南豐偶失之考證耳然南豐云雜著六十五篇今本有六十六篇豈此一篇係後人增益而南豐所見尚無之耶又謂太白之卒年六十有四按李華墓誌乃六十二也以代宗中丞自薦表校之尋陽清雪之日年五十有七合其即世之歲當以六十有二為是

臨川晏公知止字處善守蘇之明年政成暇日出李翰林詩以授於漸曰白之詩歷世浸久所傳之集率多訛缺予得此本最為完善將欲鏤板以廣其傳漸切謂李詩為人所尚以宋公編類之勤而曾公考次之詳世雖甚好不可得而悉見今晏公又能鏤板以傳使李詩復

顯於世實三公相與成始而成終也元豐三年夏四月

信安毛漸校正謹題

刻本有刪去此篇者以其無關於太白之事蹟耳然宋公編類之藁

鏤本傳世實始於是今所傳諸刻無不濫觴焉不敢泯其所自故仍舊本存之

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一